

乙丑  
重編

飲冰室文集

冊  
圭

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

卷七十一

第四集十四

新會

梁啓超

歐遊心影錄節錄

歐遊中之一般觀察及一般感想

上篇 大戰前後之歐洲

一 楔子

民國八年雙十節之次日，我們從意大利經過瑞士，回到巴黎附近白魯威的寓廬。回想自六月六日離去法國以來，足足四個多月，坐了幾千里的鐵路，遊了二十幾個名城，除倫敦外，却沒有一處住過一來復以上。真是走馬看花，疲於奔命，如今却有點動極思靜了。白魯威離巴黎二十分鐘火車，是巴黎人避暑之地。我們的寓廬，小小幾間樸素樓房，倒有個很大的院落，雜花豐樹，楚楚可人。當夏令時，想是風味絕佳，可惜我都不曾享受到。得我來時，那天地肅殺之氣，已是到處彌滿。院子裏那些秋海棠野菊，不用說早已萎黃彫謝，連那十幾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樹，也

抵不過霜威風力，一片片的枯葉，蟬聯飄墮，層層堆疊，差不多把我們院子變成黃沙荒磧。還有些樹上的葉，雖然還賴在那裏掙他殘命，却都帶一種沈憂淒斷之色，向風中戰抖抖的作響，訴說他魂驚望絕。到後來索性連枝帶梗滾掉下來，像也知道該讓出自己所佔的位置，教後來的好別謀再造。歐北氣候本來森鬱，加以今年早寒，當舊曆重陽前後，已有窮冬閉藏景象。總是陰霾霾的欲雨不雨，間日還要湧起濛濛黃霧。那太陽有時從層雲疊霧中瑟瑟縮縮閃出些光線來，像要告訴世人說他還在那裏。但我們正想要去親炙他一番，他却已躲得無蹤無影了。我們住的這避暑別墅，本來就不是預備御冬之用，一切構造都不合現在的時宜，所以住在裏頭的人，對於氣候的激變，感受不便，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。歐戰以來，此地黑煤的稀罕，就像黃金一樣，便有錢也買不着。我們靠着取暖的兩種寶貝，就是那半乾不濕的木柴，和那煤氣廠裏蒸取過煤氣的煤渣。那濕柴煨也再煨不燃，吱吱的響，像背地埋怨，說道：你要我中用，還該先下一番工夫。這樣生吞活剝起來，可是可行的。那煤渣在那裏無精打彩的乾炙，却一陣一陣的爆出碎屑來，像是惡狠狠的說。

道，我的精髓早已榨乾了，你還要相煎太急嗎？我們想着現在剛是故國秋高氣爽的時候，已經一寒至此，將來還有三四個月的嚴冬，不知如何過活。因此連衣服也不敢多添，好預備他日不時之用。只得靠些室內室外運動，鼓起本身原有的熱力，來抵抗外界的严寒。我們同住的三五個人，就把白魯威當作一個深山道院。巴黎是絕跡不去的，客人是一個不見的，鎮日坐在一間開方丈把的屋子裏頭，傍着一個不生不滅的火爐，圍着一張亦圓亦方的棹子，各人埋頭埋腦做各自的功課。這便是我們這一冬的單調生活趣味，和上半年恰恰成個反比例了。我的功課中有一件，便是要做些文章把這一年中所觀察和所感想寫出來。

## 二 人類歷史的轉捩

我想人類這樣東西，真是天地間一種怪物。他時時刻刻拿自己的意志，創造自己的地位，變化自己的境遇。却又時時刻刻被他所創所變的地位境遇支配起自己。來。他要造甚麼變甚麼，非等到造出來變出來，沒有人能數事前知道，連那親手創親手變的人也不知道。等到創成變成一個新局面，這新局面決非吾人所能



料到，大家只好相顧失色。却又從這新局面的基礎上，重新又再創再變起來。一部歷史，便就是這樣的進化，見其進未見其止。試思數年以前，誰敢說那十九世紀初期轟轟烈烈的神聖三角同盟，俄普奧三尊大佛，竟會在十幾個月內，同時嘩喇一聲，倒到貼地。誰敢說瑞士、荷蘭等處鄉下地方，同時有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君主，在那裏做亡命客，吃盡當光，形影相弔。誰敢說號稱東方猛鷲偌大的一個俄羅斯國，竟會四分五裂，自己屏出國際團體以外，這回恁麼大的歐洲和會，簡直沒有他的分兒。誰敢說九十年前從荷蘭分出來的比利時，四十年前從土耳其分出來的塞爾維亞，竟成了兩個泱泱大國，在歐洲國際上占一極重要的地位。誰敢說二百年來幾次被人分割的波蘭，乃至千餘年連根拔盡的猶太，居然還有一日把本號開張大吉的門條張貼起來。誰敢說那牢牢關住大門在家裏講門羅主義的美利堅，竟會大出風頭，管對面大海人家的閑事。誰又敢說從前書獃子搖筆弄舌講的國際聯盟，竟會一章一節的列出條文，由幾十個國家的代表共同簽認。誰又敢說當二三十年前，各國政府認作洪水猛獸的社會黨，到了今日，他在各國國會裏頭，

都占最大勢力，各政府中，差不多都有了社會黨員了。誰又敢說各國時髦政治家公認爲無法無天的過激派？列寧政府報紙上日日咒他夭折，他却成了個不倒翁，支持了兩年，到今日依然存在，還有許多好奇探險的遊客，歌頌他明聖哩。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爲天經地義盡美盡善的代議政治，今日竟會從牆腳上築築搖動起來，他的壽命竟沒有人敢替他保險。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老倌，也一個個像我們一般叫起窮來，靠着重利借債過日子。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，他那很舒服過活的人民，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，要米沒米，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，都要縐起眉頭來。以上所說，不過就我偶然想到的幾件瑩瑩大端，隨手拈出，然而已經件件都足驚心動魄。所以我覺得這回大戰，還不是新世界歷史的正文，不過一個承上起下的轉捩段落罷了。

### 三 國際上隱患

當戰爭中，大家總希望平和以後萬事復原，還有一種所謂永遠平和的理想，多少人想望不盡。如今戰事停了，兵是撤了，和約是簽了，元氣恢復，却是遙遙無期。

永遠的平和，更沒有一個人能覈保險。試就國際上情形而論。各民族情感上的仇恨，愈結愈深。德國雖然目前是一敗塗地，但是他們民族種種優點，確爲全世界所公認，說他就從此沈淪下去，決無是理。現在改爲共和，全國結合益加鞏固。在四面楚歌之中，不能不拚命的闢一條生路。將來怎樣的變遷迸發，沒有人能知道。所以法國人提心弔膽，好像復仇戰禍，刻刻臨頭。不然，何必求英美定特別盟約，靠他做保標呢？因戰事結果，歐洲東南一帶，產出許多新建的小國。從前巴爾幹小國分立，實爲世界亂源，如今却把巴爾幹的形勢更加放大了。各小國相互間的利害太複雜，時時刻刻可以反目。又實力未充，不能不各求外援，強國就可以操縱其間。此等現象，爲過去戰禍之媒，戰後不惟沒法矯正，反有些變本加厲。從民族自決主義上看來，雖然是一種進步，但就歐洲自身國際關係情況而論，恐怕不算吉祥善事哩。各國對於俄國過激派，一面憎之如蛇，一面畏之如虎。協約國聯軍幫着非過激派軍隊四面兜截，把維也納會議後神聖同盟各國對付法國革命黨那篇文章，照樣抄一遍。過激派的命運能有多久，雖不敢知，然而非過激派的首領不能統治全俄。

是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判斷的。協約國這種心理這種舉動，不但於收拾俄局絲毫無效，恐怕不免替歐洲更種一亂源罷。國際聯盟一事，當去冬今春之交，氣象如火如茶，我們對於他的前途，實抱無限希望。後來經過和會上幾個月的蛻變，幾乎割裂得不成片段。就中威爾遜的根本精神，原欲廢止祕密外交，打破歐洲合縱連橫的系統。其實此事何嘗做得到，不惟做不到，美國自身先已和別人合縱起來了。而且就法國方面看來，分明有個國際聯盟做平和保障，却兀自信心不過，必要從盟友裏頭拉出兩個來保自己的標，卽此一端，那國際聯盟將來的效力，也就可以想見了。

以上所說，是國際上危險情形。照常理看來，歐洲經過這一回創鉅痛深的戰爭，驚魂初定，此後三五年無大戰事，實在意中。所以國際上的杞憂，目前暫且不必多管。却是各國內部的情形，真乃令人驚心動魄。我試把他重要的幾點，簡單說來。

#### 四 各國生計及財政破產



說起這次戰爭，真算得打一場傾家蕩產的大官司。輸家不用說是絞盡脂膏，便贏家也自變成枯臘。原來國民生計這樣東西，也和個人生計一樣。若是一家之中生產抵不過所消費，甚或有消費而無生產，不出幾年，這家便要破產了。一國亦何莫不然。這回戰爭，據說直接間接死傷的人三千六百多萬。這些人都在壯年，一國的生產力，就靠他做主腦。一旦失了許多，如何當得起？何況就是那些未死的丁壯，也都盡數送往戰場或軍用工廠。原來職業，什有九要拋荒。生產的第一要素，比戰前減了大半。至於一切物品，大率千迴百轉，總轉到機器廠變做殺人器具，專殺那能敷生產的人。講到國民資本，各人將歷年所積貯的多半變做國債，國債却全數用在生產的地方。當此物價飛漲之時，只好漸漸的坐食山空便了。所以戰前世界生計狀況，最苦的是資本過剩，生產過剩。如今這句話或者美國人還配說說，若歐洲人則資本及生產力，差不多到了零度了。我們來歐，已是停戰之後，戰中況味，未曾領受。但在此一年已來，對於生存必需之品，已經處處覺得缺乏。麵包是要量腹而食，糖和奶油，看見了便變色而作。因為缺煤，交通機關停擺的過半，甚至電

燈機器也商量隔日一開。我們是過慣樸素笨重生活的人，尚且覺得種種艱辛狼狽。他們在極豐富極方便的物質文明底下過活了多少年，那富人便有錢也沒處買東西，那窮人從前一個錢買的東西如今三五個錢也買不着。這日子怎麼能過呢？

講到財政，歐洲各國自開戰以來，公債比從前加了幾百倍。將每年租稅等項收入來開銷支出，總有一個大大窟窿。紙幣日發日多，對於匯兌日落一日，市面上硬幣驅逐得無蹤無影，物產過少和貨幣過多兩種原因湊合起來，物價飛騰，不知所止。美國有位大銀行家萬特立 Vanderlip 新近做一篇論文，說道歐洲現在已

經完全破產，美國要借錢給他們，非監督財政不可。這話雖然有點過火，却不算絕對無稽哩。問他們救濟的方法，各國政客無論在朝在野，都說是靠獎厲國產擴充對外貿易。這是唯一的一條大路，誰不知道，但實行起來，恐怕也非容易。第一，原料消耗太甚，生產無所取資。就中發動力必需的煤，成了稀世之寶。這等物件，許多要仰給於外，貿易逆勢，如何能挽回？第二，壯丁缺乏，生產力當然減少。就中如人口遞

年銳減的法國，這次戰爭，失去壯丁百分之四十八，人口率的恢復，既是遙遙無期，生產力的恢復，恐也難哉憂憂。第三，現在歐洲最流行的罷工風潮，兩面大旗幟就是減少工作時間和加增工價。這種要求是否正當，乃別一問題。但在目前說要多製造些廉價的國產在市場上和外國競爭，却是有些南轅北轍。第四，就讓一步，算是國產有法能獎厲起來，那擴充對外貿易的問題，却也談何容易。因為各國都同在元氣大虧之後，同是靠對外貿易來當一服補藥。你向我擴充，我向你擴充，結果還是相銷。若說擴充到美國，他不把歐洲市場吞盡罷了，歐洲人那裏配請教他的市場。若說擴充到中國等處，恐怕這些人銷費力着實有限，敷不上當一劑十全大補湯哩。以上所說情形，在戰敗的德奧等國，固然是加倍艱難，就是戰勝的英法等國，還不是一樣的荊天棘地。到底戰後的痛苦和戰時的痛苦孰輕孰重，我還不敢斷言哩。

## 五 社會革命暗潮

前段所說，是從對外的一個國民生計單位着想，覺得他們困難萬狀。再一轉

眼將這單位的內部組織子細看來，那更令人不寒而慄了。貧富兩階級戰爭，這句話說了已經幾十年，今日却漸漸到了不能不實現的時代。這種國內戰爭，在人類進化史上的價值，絕非前四年來國際戰爭可比。但現在正當將發未發之時，好像大蛇要蛻殼一般，那痛苦實不難想像。原來歐洲去封建政治未久，各國土地，多在貴族或教會手裏。法國大革命後，算是有幾國把這土地所有權稍爲均分。但內中還有許多國維持舊狀，如革命前的俄國就是這樣。現在的英國還是這樣。這還不打緊。自從機器發明，工業革命以還，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，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。科學愈昌，工廠愈多，社會偏枯亦愈甚。富者益富，貧者益貧。物價一日一日騰貴，生活一日一日困難。工人所得的工錢，穀喫不穀穿，穀穿不穀住，休息的時間也沒有，受教育的時間也沒有，生病幾天，便要全家綁着肚子，兒女教養費不用說了，自己老來的日子還不曉得怎樣過活。回頭看那資本家，今日賺五萬，明日賺十萬，日常享用過於王侯。他們在那裏想，同是上天所生人類，爲甚麼你就應該恁麼快樂？我就應該恁麼可憐？再進一步想，你的錢從那裏來，還不是絞着我的汗，添你的油，



挖我的瘡，長你的肉。他們其始也是和中國人一般，受了苦自己怨命。後來漸漸明白，知道地位是要自己掙來。於是到處成立工團，決心要和那資本家挑戰。他們的旗幟，是規定最低限的工錢和最高限的做工時刻，而且這兩種限是要時時改變的，得一步便進一步。還有些有學問的人，推本窮源，說這種現象，都是從社會組織不合理生出來，想救濟他，就要根本改造。改造方法，有一派還承認現存的政治組織，說要把生產機關收歸國有。有一派連現在國會咧政府咧，都主張根本打破，親自耕田的人准他有田，在那個廠做工的人就管那個廠的事，耕田做工的人舉出委員，國家大事就由他一手經理。各國普通社會黨大半屬前一派，俄國過激黨便屬後一派。前一派所用手段，是要在現行代議政治之下，漸漸擴張黨勢，掌握政權。現時在各國國會及地方議會，勢力都日增一日，好幾國機會已成熟，其餘的也像快要成熟了。至於後一派，俄國的火蓋已自劈開，別國也到處埋着火線。有些非社會黨的政治家，眼光銳敏，辦些社會主義的立法，想要緩和形勢，只是積重難返，補牢已遲。社會革命，恐怕是二十世紀史唯一的特色，沒有一國能免，不過爭早晚罷。

了。戰勝國人民，一時爲虛榮心所掩，還沒有什麼法外行動。但過後痛定思痛，想起這些勝利光榮，還不是曇花一現。我們打了幾年仗，從戰場裏拾回這條殘命，依然是要穿沒穿要喫沒喫。還有那陣亡將士的孤兒寡婦，在這種百物騰貴時候，靠幾塊錢卹金過日子，只好坐以待斃。你們說獎勵國產增進國富是目前第一要義，我還要問一句，國富增進了究竟於我有何好處？你們打着國家的旗號謀私人利益，要我跟着你們瞎跑，我是不來的。這種思想，在戰勝國的勞働社會中，已是到處瀰滿了。那些資本家却也有他的爲難，幾年戰爭，營業已衰落到極地，安能不謀恢復。那政府爲一時的國產政策起見，對於現在資本家所經營的事業，亦不能不加以保護。所以兩方面總是相持的多，相讓的少。我們留歐一年，這罷工風潮，看見的聽見的每月總有幾次。其中最大的如九月間英國鐵路罷工，那裏是兩個團體競爭，簡直就是兩個敵國交戰，其實這事何足爲奇？如今世界上一切工業國家，那一國不是早經分爲兩國。那資本國和勞働國，早晚總有一回短兵相接，拚個你死我活，我們準備着聽戰報罷。

## 六 學說影響一斑

從來社會思潮，便是政治現象的背景。政治現象，又和私人生活息息相關。所以思潮稍不健全，國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蔽。從前歐洲人民，呻吟於專制干涉之下，於是有一羣學者，提倡自由放任主義，說道政府除保持治安外，不要多管閑事，聽各個人自由發展，社會自然向上。這種理論，能說他沒有根據嗎？就過去事實而言，百年來政制的革新和產業的發達，那一件不叨這些學說的恩惠？然而社會上的禍根，就從茲而起。現在貧富階級的大鴻溝，一方面固由機器發明，生產力集中變化。一方面也因爲生計上自由主義，成了金科玉律，自由競爭的結果，這種惡現象自然會演變出來呀！這還罷了，到十九世紀中葉，更發生兩種極有力的學說來，推波助瀾，一個就是生物進化論，一個就是自己本位的個人主義。自達爾文發明生物學大原則，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『種源論』，博洽精闢，前無古人，萬語千言，就歸結到『生存競爭優勝劣敗』八個大字。這個原則，和穆勒的功利主義邊沁的幸福主義相結合，成了當時英國學派的中堅。同時士梯尼，Max Stirner，卜憂

加，Soren Kierkegaard 盛倡自己本位說，其敝極於德之尼采。謂愛他主義爲奴隸的道德，謂剿絕弱者爲強者之天職，且爲世運進化所必要。這種怪論，就是借達爾文的生物學做個基礎，恰好投合當代人的心理。所以就私人方面論，崇拜勢力，崇拜黃金，成了天經地義。就國家方面論，軍國主義，帝國主義，變了最時髦的政治方針。這回全世界國際大戰爭，其起原實由於此。將來各國內階級大戰爭，其起原也實由於此。

## 七 科學萬能之夢

大凡一個人，若使有個安心立命的所在，雖然外界種種困苦，也容易抵抗過去。近來歐洲人，却把這件沒有了。爲什麼沒有了呢？最大的原因，就是過信『科學萬能』。原來歐洲近世的文明有三個來源，第一是封建制度，第二是希臘哲學，第三是耶穌教。封建制度，規定各人和社會的關係，形成一種道德的條件和習慣。哲學是從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類精神作用，求出個至善的道德標準。宗教是從情的意的兩方面，給人類一個『超世界』的信仰，那現世的道德，自然



也跟着得個標準。十八世紀前的歐洲，就是靠這個過活。自法國大革命後，封建制度完全崩壞，古來道德的條件和習慣，大半不適用於歐洲人的內部生活，漸漸動搖了。社會組織變更，原是歷史上常態，生活就跟着他慢慢蛻變，本來沒有什麼難處。但這百年來的變更，却與前不同。因科學發達結果，產業組織，從根柢翻新起來，變既太驟，其力又太猛，其範圍又太廣，他們要把他的內部生活湊上來和外部生活相應，却處處措手不及。最顯著的就是現在都會的生活和從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兩途。聚了無數素不相識的人，在一個市場或一個工廠內共同生活，除了物質的利害關係外，絕無情感之可言。此其一。大多數人無恆產，恃工爲活，生活根據，飄飄無着，好像枯蓬斷梗。此其二。社會情形太複雜，應接不暇，到處受刺戟，神經疲勞。此其三。勞作完了，想去耍樂，耍樂未完又要勞作，晝夜忙碌，無休養之餘裕。此其四。慾望日日加高，百物日日加貴，生活日日加難，競爭日日加烈。此其五。以上所說，不過隨手拈出幾條。要而言之，近代人因科學發達，生出工業革命，外部生活變遷急劇，內部生活隨而動搖，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。內部生活，本來可以憑宗教